我的潛水歷史

官邱統

幼小時候老一輩長者都說海底有非常漂亮的龍王水晶宮，小學時代我也曾經看過法國探險家，老庫斯托紀錄潛水人在海底探險黑白影片，眾多珊瑚與海扇、大魚群……等，深感海底景觀生態壯觀驚奇美麗，從此對海底世界有深刻印象與無限想像空間，心想如果有一天長大後，有機會親自下海潛水，那是我心中遙遠的幻想與美夢。高職學生時代有一天坐公車經過台北圓山游泳池，突然看到有人在練習潛水，原來台灣已經可以學潛水了，我興奮當下於民國 61 年夏天 8 月份（當時我應該是市立士林高職夜校二年級學生），即刻報名了八德路台視旁之台北潛水俱樂部，參加了初級潛水員訓練班。那時代潛水人稀少，任何潛水器材都非常昂貴，所以被稱為貴族運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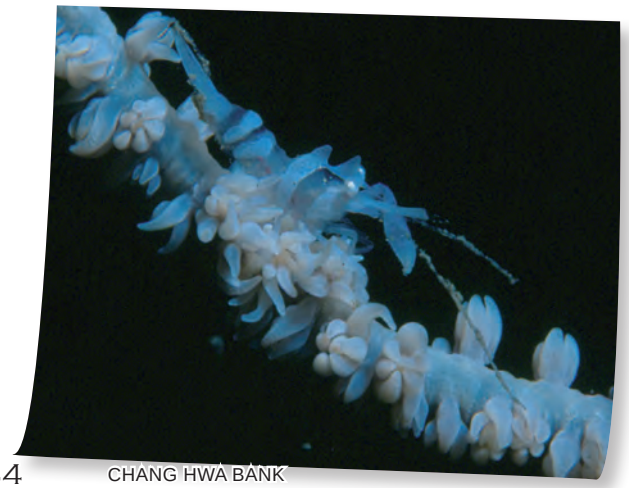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教練是林樹鑫先生與馮成志先生（皆已歿），訓練呼吸使用之調節器是兩人一組（你一口我一口輪流呼吸），潛伴剛好是大學高材生花長生同學（目前與家人已移民加拿大溫哥華，是 PADI 課程總監，在溫哥華教學潛水事業）。練習術科時，大家都買不起昂貴防寒衣，只穿泳褲在東門游泳池（最深處 5 米）學習。整套術科（潛水使用之重裝備器材含氣瓶、調節器、鉛帶及頭套式救生衣）皆由教練提供，教練像軍隊式訓練我們 8 位菜鳥新學員，每次教學之前一定要學員先在游泳池穿戴面鏡、呼吸管、蛙鞋三項基本器材，來來回回游泳 1,000 公尺，即使是夏天，夜間長時間泡在冷水游泳池也是會冷的，休息時教練會教新學員、把身體前後輪流貼在水泥牆壁上，吸收水泥牆壁熱量（因白天太陽長時間照射水泥牆

壁、晚上尚存累積高溫）。術科比較困難之處不外乎就是空手空腳、身上無任何潛水裝備跳入深水處（全套潛水裝備教練已事先置放排列於水深處），我們新學員需在水下應用所學，正確著裝技巧再浮出水面上，還有各式不同下海方式，以及調節器與氣瓶如何正確連結，都有一套作業標準。至於學科大都是在教室授課，雖然精華課程不多，但絕對要真正懂得原理，最重要就是壓力大小會直接影響氣體體積大小，水下越深壓力越大，因此會壓縮空氣體積（波義氏定律即氣體體積與壓力成反比），所以在深水處潛水，空氣因體積減少呼吸自然消耗快。還有就是要了解潛水結束後不要產生潛水夫病，空氣中氮含量約百分之七十八，氧含量約百分之二十一，其他氣體總合約百分之一，氣瓶利用高壓機器將大自然中的空氣壓縮進入氣瓶中，所以氣瓶內氮的比率也是百分之七十八。（所以大家不要認為潛水是使用氧氣瓶，正確說法是高壓空氣瓶。氧氣瓶是醫院救護病人在使用的，氧氣瓶不得使用於深度潛水，嚴重會氧中毒死亡）在深海高壓下長時間潛水，空氣會被人體血液大量吸收，但是上升太快時壓力驟減，血液中空氣會膨脹形成小顆粒（類似汽水搖晃或打開瓶蓋）大部分是氮，血液不吸收氮，如果氮氣泡積存在體內血管任何區域內，就會堵塞罹患潛水夫病（又稱減壓病）。唯一方式就是在六米至三米處、停留一段時間進行減壓，好讓氮氣利用呼吸時不斷漸漸排出身體外面（看潛水時間長短而增減，早期要看算數減壓圖表，因現代製造出電腦減壓錶，所以潛水人大都依賴電腦錶做減壓時間之依據），而且更不能閉氣急速上升水面（肺部也會快速膨脹，嚴重時潛水人會死亡），還有規定不得潛水太深（安全守則不要超過 40 米，就像開車不能開太快一樣道理），有些人深海高壓下血液吸收太多氮氣，也容易產生氮醉，發生之潛水人會無意志不正常動作（像似喝醉的人，但是每個人體質與耐力都不一樣，因此實際會產生氮醉因人而異），就會發生危險動作，例如氮醉者突然把自己呼吸使用之二級呼吸頭拿掉，就會溺水死亡。而且潛水後 24 小時內最好不要乘坐高空飛機，以免突然產生潛水夫病。

接受一個月學科、術科講習訓練，終於要實際在海底潛水結訓，海底測試當時選在野柳國小旁土地公廟前之海底（濱海公路尚未開通），暗藍海水深不見底，由於當時我還是一位菜鳥，不知海水浮力大於游泳池淡水（海水比重大浮力就大），而且我穿衛生衣褲

停車場內大型裝置藝術設施

（可能也會增加浮力），我當下居然無法順利潛入海底（因平常練習都在淡水的游泳池），但是教練為早點結訓，居然強拉我沉入海底，一時之間也來不及做耳壓平衡。（海底越深水壓越大，當外面海水壓力大於內耳時，耳膜會受外面海水壓力擠壓成向內彎曲，此刻會產生疼痛，因此必須及時閉嘴壓鼻孔使力出氣（其實搖動下巴也有效果、就像乘坐飛機在高空時、因壓力變化耳朵不舒服一樣）嘴巴與鼻孔受到壓制，胸部空氣就會灌入耳朵，使耳膜推向外推，此刻就會產生耳壓平衡，使耳朵不會疼痛，但如果強勢下潛又沒做耳朵平衡，耳膜可能會破裂，那就很麻煩了，要經過專門醫師修補，也有可能永遠不能再潛水。我上岸後耳朵十分疼痛，而且面鏡內有留鼻血（鼻竇腔受到壓力擠壓變化造成），接著教練說氣瓶還剩很多空氣，要潛水的人可以自由拿去潛水使用，大家好像興趣缺缺（也許大家耳朵都在疼痛）。結業後在教練鼓吹下，我居然首先購買教練自製木頭槍身的魚槍，（早期魚槍不需要向警察局申請槍砲彈藥執照，後來通通必須申請使用執照），原本學潛水的目的是要觀賞美麗景觀，現在居然變成是要潛水打魚狩獵（其實打魚也有另外一種樂趣快感、也像許多人喜愛釣魚一樣，那時代沒看過水中相機，可能昂貴沒有廠商願意進口）。其實當時潛水器材非常簡陋，調節器並沒有殘壓錶（就像汽車還剩多少油一樣），所以氣瓶內部設計是壓力 150kg/bar（2250p、s、i）主空氣，50kg/bar（750p、s、i）備用空氣（設有金屬拉桿，可以在需要時打開備用空氣呼吸，使用到備用空氣，就表示要回岸上了），這種早期氣瓶已經被淘汰了，現代空氣瓶充滿氣標準壓力就是 200kg/bar（3000p、s、i），加上配置殘壓表，潛水員隨時知道高壓空氣剩多少。至於早期救生衣是套上頸部另有繩索綁住下檔，可以用口吹氣救生衣（另外小袋內還附有一支緊急使用小鋼瓶 C02），現代救生衣簡稱 BCD，即使在深海中亦可以利用氣瓶隨時隨地充氣，來調整潛水人自己在海中之適當中性浮力，方便省力潛水。早期由於自己潛水器材欠缺，所以必須向教練租用或借用同學器材，與教練或有汽車學員共潛時，也要分擔汽車交通費。我當時是半工半讀高職生，所以潛水機會很少，有時候就會騎野狼機車，載運笨重潛水器材，去東北角各處海岸潛水狩獵打魚。有兩次向同期同學借了雙氣瓶去八斗子岸潛打魚（基隆垃圾場尚未興建），背雙氣瓶走在高低不平礁石路上，累得幾乎半死。（此海岸之後才設置為基隆



白色海鞭蝦

市垃圾場，興建後從此無法再進入此處潛水。十多年後垃圾場堆積量已飽和，終於結束垃圾場功能，填土加蓋保養數年。之後基隆市政府與海科館已經改造為潮境公園、潮境海洋中心與大型停車場、商店公廁、設施……等）因為雙氣瓶實在太重，後來我就放棄使用。至於潮境海洋中心，內有大大小小眾多海水缸，培養許多不同珊瑚與魚類、海草……等，同時也復育各種珊瑚與小丑魚。由於該處垃圾飽合後停止使用，加上要等待數年土質與垃圾紮實，且又有管制禁止人員進入，因此該潛場漸漸被人遺忘。（很幸運後來另外加蓋一棟 2 樓建築物，內設有高級廁所與沖洗間，沖洗間使用是投幣 10 元出水 3 分鐘，使潛友們與觀光客更為方便）。

早期沒看到有潛水員在拍照（可能價格昂貴或尚未進口），先前潛水員幾乎都是到處以打魚為主要目的，不知那一年終於在海邊看見有潛水人拿著大型相機與閃光燈，在海底攝影，感覺非常威武雄壯有氣勢，我羨慕極了！在 80 年代突然潛友說八斗子平浪橋附近，在 2 月份開始夜間有許多花枝（又稱墨魚、烏賊）出現岸邊海底，因 2 月份海水實在低溫，我不敢下海潛水，直到三月初至清明節，才常常利用好天氣的夜晚，在下班後（當時在新開張南港分行服務）直接開車去八斗子平浪橋夜潛。當然也經常豐收（一晚最多收穫共約 30 多斤），花枝大的居然有 5、6 斤，不過偶而也會摃龜，空手上岸，

▲木瓜魚（皮膚有毒）

有時偶然也會捕獵到稀少之軟絲。回想二十多年前夜潛捕抓花枝時期，真的令人無比懷念。如果天氣好又遇上假期，海邊就像夜市一樣熱鬧，甚至潛友會暗中比賽，看那個潛水人抓得最多。某年在野柳舊漁港夜潛時，突然沙丁魚數千尾高速衝撞我，我以手掌擋面鏡，深怕面鏡被魚撞破，滿身器材空隙都有小魚塞住，當下以為魚看到鬼，小魚消失之後，突然又出現了整群白帶魚，原來是白帶魚在追殺小魚，怪不得生死關頭之際，小魚當然死命逃竄，數百條白帶魚在潛水燈照射下，亮晶晶圍繞著我（可能有趨光性），有時直立式停留身旁，尖銳牙齒看得一清二楚，海鮮當前我居然鼓起勇氣，使用戴手套之單手抓白帶魚（其實白帶魚會機靈閃躲，所以手掌並不容易抓到），當夜共抓到八條約四指寬白帶魚回家，馬上煮白帶魚湯（菜

市場的白帶魚不是現撈的，不新鮮所以不能煮湯，通常適合油煎為佳），真是甘甜無比垂涎欲滴啊！

沒相機時代我是拿魚槍到處打魚，最遠曾經去過綠島、北方三島（即棉花嶼、彭佳嶼、花瓶嶼皆屬基隆市管轄，算是台灣最北端附屬島群，乘坐漁船去北方三島要 2 ～ 2.5 小時，其實相當遠）。北方三島由於遙遠，海底珊瑚礁可能在數十年前就被漁船捕魚（有可能炸魚）弄得殘破不堪，此處海流又急又冷，並不適合海底攝影。北方三島海底礁洞內石鯛魚很多（因為愛吃海膽又稱海膽魚，日本釣魚人稱為夢幻之魚），可是除了位置遙遠外，天候海浪也容易突變，曾經在返回海上時，天候變惡，海浪巨大，乘坐漁船感覺要翻了，嚇得我趕緊身著救生衣 BCD，以便萬一翻船時，我能有更大浮力求生。在北方三島打魚，（通常一票人至少 7、8 位潛友共同租漁船去現場）潛友狩獵打魚下海後，都是分散開來各自行動，某次當我空氣快用完時上升海面上，居然看不見我們的漁船，當下我嚇死了，以為船家沒有清點人數，就將漁船直接開回台灣本島，剎那間我心想一定死定了，因為海水有海流，時間久了即使船隻半途發現有人沒上船，再開回來現場找我，我可能已快漂流至冲繩或日本了。在寬闊汪洋大海，四面八方無邊無際，要找尋到失蹤潛水人真的很不容易。至於沒有看到漁船原因：是有少數潛友被漂流至小島另外一邊，漁船為將潛友拉上船，所以擔誤許多時間，也因角度關係，漁船與我之間被小島擋住視野，我當然就看不到漁船。受到這次驚嚇，深覺外海潛水狩獵打魚危險性很大，還是本島東北角海邊岸潛方便安全，費用與時間也划算，從此再也不遠征北方三島外海打魚了。其實在潛水時，即使潛水人有看到遠方漁船，但是船上的人員卻是看不到漂流在海面上的潛友，因為漁船與人頭比率差很大，而且漁船與潛水人之間，往往有起伏浪花更會擋住視線。根據過去少數罹難死亡潛水者訊息，通常都是找不到屍體。海洋實在太廣大，我也曾經開車遠至南部鵝鑾鼻附近海域，與潛友坐漁船潛水打魚，當時冰箱滿載而歸，甚至於坐小型飛機直飛綠島打魚，現在則不行了，年輕潛水時那可真是瘋狂年代。

民國 85 年期間（此時本人尚任職南港分行）基隆垃圾場還是管制區，潛水人還是無法進入此處潛水，但是透過關係開管制門，我還是偷偷走進裡面狩獵，（車輛不得進入）可惜下海處是突峭山壁，並沒有正式步道，只有釣魚人走出來的峭壁小徑，身負一支重氣瓶徒步也是千辛萬苦，也由於太辛苦，加上管制幾乎沒有人願意來此處潛水，這段期間我也是偶爾才造訪潛水。由於重點都在狩獵打魚，所以下海後經常游至岬角外海打魚（由於潛行方位不同，所以當下也沒有即時發現漂亮祕密花園），雖然外海潛水偶有遇上大石斑魚，可惜都沒成功收穫。大石斑魚力道

實在太強，漁鏢繩都被大石斑魚拉斷，近 1800 元魚鏢就這樣被大石斑魚帶走了，損失慘重（最後石斑魚可能也會傷重死亡，簡直是兩敗俱傷），事後會覺得很後悔，不該做沒有把握的事。白天潛水也曾經狩獵到 11 斤鬼頭刀與 15 斤海鱷各一尾，體型都不算小，我們潛水人除了日間潛水，還有夜間潛水，因為無論打魚或拍照，晚上與白天出現之海洋生物是不一樣的，像章魚、龍蝦、花枝夜間容易看到，白天幾乎遇不上。有一個夜晚與友人共潛，有人拿相機拍照，我拿魚槍打魚，不小心看到一尾大海鱷躺在沙地睡大覺，機不可失我馬上射出尖銳魚槍，可惜右手拿照明潛水燈左手拿魚槍，因海鱷大魚突然受傷而死命掙扎，無奈隻手抵擋不住，大魚將魚鏢連魚槍都一齊衝上空中去，就在眼前消失於黑暗中，雖然有在射擊處附近找尋，但漆黑海底因為潛水燈照射範圍有限加上空氣瓶快沒氣了，也只好忍痛打道回府。晚上睡覺時越想越不甘心，因為數秒間弄丟了整組漁槍，如果再購買可要價九千元，於是隔天下班後再去現場海底找尋遺失的漁槍，真的很幸運在發生處相隔不遠地上，終於發現我遺失之漁槍，雖然大海鱷還被漁鏢卡住，但可能當夜即死亡，所以大海鱷已有點腐敗無法食用，且漁槍頭也被大魚掙扎損壞，但搜尋找回自己的漁槍還是值得的。

民國 86 年在八斗子外海狩獵結束要返回岸上之際，中途沙地上遠遠看到像沉船樣黑影，但是游近才知道，原來只是沙中一大片高高礁石，約三層樓高，後面連貫長長各式各樣高低皆不同獨立礁石地形，造型變化多端，也有小洞穴與許多小溝巢，四周其實都是沙地。陸上礁石向下沿伸至秘密花園附近，兩邊中間隔著沙底巷道，現場非常像大陸與台灣的地形。所以在近岸邊礁石打魚時，看到沙溝就不會想潛過去，因為此海底通常能見度不佳，看不到對面有大型獨立礁。因此如果當日能見度真的很好，至少能見度接近 20 米，加上太陽普照，獨立礁周遭熱帶魚與硬珊瑚、軟珊瑚、海鞭、大海扇……超級多，軟珊瑚與各種大小海扇觸手也都全部綻開，像千萬朵小花，五顏六色，五彩繽紛的場景，當下感覺像似國外美麗潛場。然而惟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大石

▲豹紋海葵

▲柴魚

礁上到處累積眾多捕魚作業廢棄之魚網與繩索、雜物……等，感覺非常不協調。由於當時只有我個人在此處潛水，因此自己就將此處海底美麗獨立礁石命名為「秘密花園」，後來海科館也沿用此名深感榮幸也。因為原本只有我在此處潛水，每當潛水後深感孤獨，心想獨樂樂不如眾樂樂，於是將此祕密花園介紹到潛水界，當然我事先已清理掉大部分廢棄魚網與眾多繩索與雜物，不過周遭還是有更多垃圾與麻繩團、廢棄漁網團…. 等，但是實在太多太重，我個人真的無法完全清理掉。

民國 87 年我首先邀請蘇焉教練老師（已歿）與友人郭道仁教練先來此處評鑑，兩位教練都深感驚艷漂亮，從此以後，我在臉書與網路不斷宣傳秘密花園之美，同時媒體記者報紙也幫忙宣傳，因此八斗子獨立礁秘密花園，聲名漸漸被潛友到處遠播，不斷有潛友來此處觀光、打魚、攝影與錄影，後來許多潛友居然稱我是秘密花園園長。後來海科館在下海路徑途中底部到半山腰，有蓋座抽海水站（潮境海洋中心飼養海水生物專用），為方便工作人員上下作業，上下岸路徑才鋪設石塊階梯，但還是沒有加裝任何安全圍牆。

民國 94 年 10 月 1 日我因故正式從彰化銀行南港分行優退，沒想到民國 96 年 8 月某日假期當天，有怪手挖土機在下海處草皮上施工，上午又下一場雨，因此地上滿是泥巴，我穿著防滑鞋走過泥巴草地，原本可以防滑的鞋子下面因沾滿泥巴，變成滑溜溜的鞋子，我個人一時大意，沒想那麼多，就直接走下石階梯，途中轉角處有一區一平方公尺平面水泥地，靠海那面當然無任何圍籬或水泥圍牆，大意之下右腳一滑失去重心（防滑鞋底部沾泥巴已無止滑作用），突然我個人連整套潛水裝備（重約 25 公斤）滑倒掉下去了，頭部一陣昏昧四腳朝天，已經躺在 7 米高水泥牆下之礁岩土地上，心想完蛋了，還好當天是假日，周邊附近都有認識潛友，也沒攜帶重 9 公斤大型水中相機。雖然意志清醒，但兩隻手臂一隻左腳都不聽使喚，無法任何動作，原來都斷也，慶幸的是頭部與脊椎骨都沒有受傷，否則後果不堪想像。旁邊友人快速通知救護車來，最先送基隆三總醫院，後來因為本人居住東湖，考慮爾後家人照顧方便，最後轉送內湖三總醫院開刀手術治療，照了 X 光才知道左側肋骨也裂了一根（為手術方便需要，才新訂做的整套潛水衣也須全部剪掉），現場潛水器材與

汽車就委託友人開回我家，在三總病房全天候治療 7 天後，終於受醫院規定限制住院天數而出院（此刻方知受重傷之痛苦），改為家中長期療養，整整一年無法潛水。在家長期治療期間，因為兩腳斷裂，所以任何行動皆不便，療養期間日子如同在地獄般，事後我一直在檢討與回想，如果頭部或脊椎斷裂，我可能變成植物人或半身不遂，難道是背後堅固的空氣瓶救了我？

102 年夏天某日我在前客串導潛，與潛友們共潛海底秘密花園時，我前面突然看見一顆漂亮美麗海生物，原來是彩色海蘋果，海參同類也，一般長條形海參是棕綠色或黑色，而且吃泥砂吸收沙中有機物，再從肛門吐出乾淨沙子，有些海參還是人類餐桌上料理珍饈，可是彩色圓形狀海蘋果，非常鮮豔美麗漂亮，就像一顆表面朱紅色蘋果，上面還配有藍色、黃色點綴，可以說驚艷無比，嘴巴在最上面，觸手躲在身體內，當肚子餓時就綻放觸手出來捕撈浮游生物來吃，肛門在身體下側，旁邊有數個小藍色點綴著，心想海蘋果如此艷麗漂亮一定有毒？從此我又多了一個名號「海蘋果叔叔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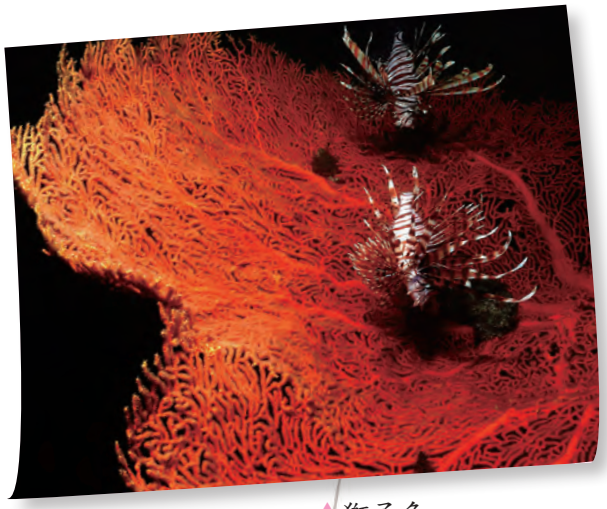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 79 年第一次要出國潛旅菲律賓薄荷島，卻因當地有颱風，臨時改為安妮勞（早期設備落後感覺被關在孤島上，也無任何其他住戶與商店），後來也去印尼巴厘島、帛琉、印尼美那多藍碧海峽，民國 84 年參加大陸航空公司舉辦海底現場攝影比賽，地點是太平洋中遙遠密克羅尼西群島之土魯克（又稱楚克），我幸運得到廣角組第三名與數張佳作，第三名獎賞是 5 天帛琉潛旅，可是機票要自己買。這數十年來也常去綠島，綠島觀光局也曾經舉辦數次現場海底攝影比賽，其中早期第一屆海攝比賽又幸運得到廣角組第一名，內容是利用自然光拍海面上浮游三位觀光客，（原因是我的閃光燈故障了，不得已之作品）。墾丁、蘭嶼、澎湖、近年來去過小琉球（海龜很多）、菲律賓明多洛（夜生活很熱鬧）、泰國普吉島、印尼土蘭奔（美國自由號沉船）、泰國詩米蘭船宿（大海扇漂亮，各種魚群超多）、土巴達哈船宿，船宿潛旅費用高昂，也就是上船後吃、喝、拉、睡覺及潛水全部都在船上，潛水結束後才回陸地，不管安排幾天，每天就是吃飯、睡覺、潛水，有些遙遠海域，手機完全無法使用，感覺與世隔絕。當然全世界還有更多更美之處，費用太昂貴或太遠的，我就興趣缺缺，其實印尼西巴丹（大魚群超多很有名氣，每天還有限制潛水人數）超想去，但可惜至今尚未去過，希望有一天可以達成願望！

伊氏龍王鮨

附註：

雖然本人潛水數十年，也到過許多國家與台灣各地區海域與離島，但是這顆彩色海蘋果，是目前之唯一發現，備感稀有尊貴！在發現八斗子海底秘密花園之前一週，我個人真的做了一個夢，就是在陌生某處海灣有漂亮的海底，果真一周後就被我發現祕密花園，實不可思議。在大家努力爭取下，目前祕密花園周遭海域，已經在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被基隆市政府正式規畫為保育區，任何人不能在此捕抓任何海生物（違規者要罰金新臺幣 3 萬元 ~15 萬元）。至於我跌倒處，周遭靠海面階梯旁，在我建議下，海科館 107 年終於完成堅固安全鐵鍊圍籬了！至於秘密花園周遭海底，原本尚遺留之麻繩團與大量廢棄漁網，近年來基隆市府與海科館，數次共同舉辦淨灘與淨海活動，還有眾多潛友自動幫忙淨海，清除了更多之海底垃圾與廢棄漁網，目前祕密花園周遭已經更乾淨漂亮！可惜目前保育區範圍很小，面積約只有八斗子海灣十分之一，未來希望是整個海灣都是保育區，這樣效果才會更大。2018 年夏天保育區總共出現了約 12 尾大石斑魚，也因為眾多潛友在此處拿魚飼料、魚肉……等餵魚，引來更多魚類，現場魚類大量聚集，真像海底龍王水晶宮美麗漂亮！

▲彩色海蘋果



▲獅子魚

▼長潭里漁船必經之平浪橋

冤系列之一

沉海之冤 - 下

葉孑魅

十、初見公主

回龍家村之前，將經過飛龍鎮甯將軍的家，我們出發前，甯將軍已先派下屬快馬通知家人。信中只提到雲王爺此次至朱仙鎮察訪，任務結束後離返皇城尚有多餘時日，飛龍鎮離朱仙鎮不到十天的路程，擬去拜訪老王爺，家中不要有甚麼迎接儀式，信裡隻字不提我隨行的事。

聽說甯將軍的祖父在現今皇上還是太子時，擔任太子太師，是專門負責教太子文化課程的老師。十年前皇上登基五年多時，他上表「乞駭骨」也就是申請退休，請准後帶著家眷自皇城遷到南方，遠離朝中的風風雨雨，生活過得優閒自在。皇上感念他的教誨以及另一件大功，特賜他為衛王府的王爺，聽說還是本朝第一位異姓王爺。

甯將軍的母親是當今皇上的姐姐瓊玉公主，聽懷安說公主個性古靈精怪，在飛龍鎮和龍家村是家喻戶曉，雖然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，仍不失青春少女的心性。

公主在朱仙鎮有棟御賜的府邸，本可和駙馬住在那裏；但由於老王爺的嫡長子也就是甯將軍的伯父，身為衛王

府世子另在皇城開府，而公主也想和老王爺、老王妃住在一起，所以形成次子與父母同住，在這個時代是挺少見的。

我們一行人走進了甯府的大門，早有眾多僕役丫環在內列隊歡迎，當中擁簇著一對雍容華貴約六十多歲的老先生、老太太，應該就是甯老王爺及老王妃吧？

王爺趨前向老王爺拱手一揖，「太師，近日可好？」雲王爺家三個兄弟曾是太子陪讀，老王爺也算是雲王爺的老師。

老王爺身著紫色團形暗紋長袍、米色短掛，笑著對王爺說：「王爺啊！好久不見，看起來越來越英氣威武了。」

「謝謝太師美言。」王爺轉頭向老王妃一揖，「師母，皇兄常常惦記著您們呢！」

老王妃笑著說：「皇上日理萬機還記得我們，真難為他了。」

老王妃的話剛說完，從隊伍中走來一對三、四十歲的男女，那個美麗的少婦笑嘻嘻地對雲王爺說：「二堂弟，好久不見了，越發英俊了唷！」

少婦旁邊的男子不好意思地說：「王爺，您別怪她沒禮貌，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娘了，還是這樣毛毛躁躁的。」

雲王爺笑著說：「駙馬，皇姐一直維持著赤子之心，這在我們皇族裡可是稀罕的很呢！」

大家邊說邊笑著來到正廳，他們的敘舊沒我和懷安的事，我們乖乖站在侍衛後面，將自己的存在感降到透明程度。由於距離很遠，他們的談話我們也很難集中注意力仔細聽，直到聽見甯將軍與老王爺、老王妃的對話。

「皇舅這次到我們這裡，是特地為謝家大小姐伸張正義。」在自己家中，甯將軍改稱王爺為皇舅。

「啊？」老王妃一聲輕呼，「你是說小妍是被陷害的？」

突然聽到重重拍桌子的聲音，「我就覺得小柳母女死得有問題。」

我轉頭望過去，說話的是甯將軍的娘，那位很可愛的公主，她稱小妍的娘為小柳，難道她們兩個是閨密？

公主繼續說：「當初我們趕到龍家村時，小柳已經被沉海了，他們甚至沒等到謝老爺回家。這次更不可思議，

我們收到訊息還沒趕去，小虎就通知我們，小妍已經被他們沉海了，最後甚至連屍體也找不到。這個龍家村到底有甚麼問題？」

老王妃哽咽地說：「展鵬和小妍的娃娃親是我同意的，我不相信她是他們說的那種人。都怪展鵬，這件婚事一直在拖，早點娶回來不就沒事了嗎？白白讓小妍送了一條命。」

我挑眼看甯將軍，臉有點紅，很可愛！

「太師，我們有證據他們謀害了謝家大小姐。」雲王爺壓低了聲音，「馮將軍，請你出來說明好嗎？」

馮將軍先把章姨娘誣陷的事情經過說了一遍，也提到為了不讓小妍說出事實，他們還將小妍毒啞。馮將軍還沒說到我被救起那段，這時又聽到一聲重重拍桌子的聲音。

「真正可惡！我現在就去將那章姨娘捉來。」公主大聲說道。

「慢著！」駙馬喝住了公主，「妳怎麼又發脾氣了，等馮將軍說完再去不成嗎？」

老王妃急著說：「馮將軍，後來怎樣了？你是不是已經救起小妍了？小妍現在哪裡？」

馮將軍提到謝老爺暗塞了一支匕首給我，懷安協助鬆了綁並帶著我逃到村尾，和奶娘碰面後，馮將軍帶著我們逃到好漢寨。這件誣陷最重要的證據就是懷安的缺陷，到底要不要說出來呢？馮將軍正支支吾吾考量怎麼說時，懷安從我身旁走了出去。

懷安先向老王爺等跪下磕了一個頭，「章姨娘誣陷懷安玷污了小姐的清白，而且讓人將懷安打得遍體鱗傷，沉海時還摀住了懷安的嘴，不讓喊冤。事實上，懷安不可能對小姐做那種事，因為懷安是天殘。」

懷安剛說完，大廳中傳出很多人倒吸一口氣的聲音。來到這個時代，無論是身體上或心理上的不適，都不曾讓我落淚，但是懷安為了我兩次在大庭廣眾下自曝缺陷，反而讓我淚流滿面。

「小妍？」

我抬起頭，甯將軍站在我前面，輕聲地說：「來，和大家見個面。」

我正想著該以甚麼禮節和老王爺、老王妃見面時，突然一個紅影閃到我面前，張開雙臂緊緊抱著我。

「娘，妳這是怎麼了？快放手，妳會把小妍勒死。」甯將軍急忙拉開他娘。

看著淚眼婆娑的公主，我也不禁反抱著她哭起來，說實話，我也不太明白我為甚麼要哭，我根本不認識她。

「太像了！」公主看著我喃喃自語，「妳和小柳年輕時長得好像。」

在大廳談過後，馮將軍和懷安被帶到甯將軍的院子住，我則被公主留在她和駙馬的院子。

「小妍，妳娘被謀害前有沒有說甚麼？」公主問。

我想了想馮將軍曾說的話，「我娘被關進土牢時也像我一樣被毒啞了。」

公主立刻紅了眼圈，「想當年，還是我將小柳引介給謝杉富的，沒想到卻害了她。當年駙馬說妳爹、娘出生背景差不多，以前都是官宦子弟，也都知書達禮，算是門當戶對。他們兩人彼此都愛慕著對方，應該是一對人人稱羨的伴侶，可惜妳母親就這樣被謀害了。」

打開話匣子的公主，開始滔滔不絕地談她和小柳的往事，可是一路行來車馬顛簸，讓疲累的我開始精神不繼，正迷迷糊糊之際，突然公主的一句話嚇醒了我。

「小妍，妳該喊我娘了吧？妳和大鵬打算何時完婚？」

全身一陣抖索，昏腦立刻清醒，「呃，那個，那個甚麼，呃…」自詡口齒伶俐的我竟然不知如何回答。

公主繼續說：「小妍，妳既然沒沉海，當然妳和大鵬的婚事就要開始進行了呀！妳那個家也別回了，就住在我們王府陪我。至於大鵬要不要回家還是想繼續留在軍營裡，那就不管他了。」

啊？這是當娘的人該說的話嗎？

「呃，讓我想一想，」我推託，「這件事不是也要看甯將軍的意思對不對？」

「我那個傻兒子會有甚麼意思啊？」公主張著大眼睛問。

就在我竭盡腦汁想著該怎麼回答時，正好有丫環來找公主，原來是駙馬有事須和她相商。

「你們明天去龍家村，」公主邊走邊說，「我現在去幫妳收拾一些行李。妳奔波了好幾天，現在先休憩一會兒，待會兒晚餐時分妳再起來吃飯好嗎？」

當然好，我們風塵僕僕地將原本應走十天的路以八天的時間就趕到了，被馬車顛得腰都直不起來了，我感激地點點頭。

「我把暗衛借你們，以防龍家村出甚麼狀況。」突然公主又打自己頭一下，「我在說甚麼呀？有雲王爺在，他那麼多的侍衛，誰怕誰呀？不過，七星衛在這裡也沒事做，讓他們陪你們去龍家村吧！」

公主離開後，我倒頭就睡，這一睡就睡到了天全黑，公主遣人來喊醒我並帶我去和大夥兒共進晚餐。在進食中，我們談妥了到龍家村後的行動，雖然公主不隨我們同行，但我向公主發誓一定會幫她的閨蜜柳夫人找回公道。

十一、智取供詞

這次回龍家村，我還是女扮男裝，懷安仍然男扮女裝。為了懷安和我的安全，我們分別乘了兩輛馬車，不讓人瞧見。不到半年前我們匆匆從村尾逃出，現在則是由村頭浩浩蕩蕩進入。馮將軍換穿了戎裝，與甯將軍騎馬，王爺也意氣風發地隨著兩位將軍騎馬，除了中途休息午餐外，花了六、七個小時天剛黑就來到了龍家村村長的家裡。

王爺來訪可是龍家村的大事，早在昨天中午駙馬就派小虎來通知，今天村中長老們都齊聚在村長家了，村長家席開了五桌讓龍家村的耆老們陪同王爺一行人用餐，另五桌則是供女眷們在側廳食用。我既然是男裝打扮，也就大大方方混在雲王爺的隨侍人員中坐在主廳，著女裝的懷安反而和女眷們在側廳用餐。

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後，雲王爺將來意簡單地說了一遍，頓時整個廳響起了大大小小的討論聲。

「本王接獲密告，謝大小姐被沉海是遭誣陷，希望本王為其申冤。所以本王今天陪同甯將軍前來了解案情，還望村長明天請事發當時一干相關人員請來此處接受質詢。」

村長的臉色都變了，「誣陷？可是我們有人證啊！」如果陷害之事屬實，恐怕村長也逃不掉刑責吧？兩條人命耶！

王爺笑著說：「村長毋需恐慌，密告也不見得是事實吧？就當成和本王見面談天吧！」

我這個乾爹有點奸詐，明明有懷安這個重要人證在，陷害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，他還解釋得雲淡風清，大概是想解除奸人的心房吧？

龍家村最富有的居民就是小妍家了，前一天的傍晚，村長就和謝老爺也就是小妍的老爸說好了，王爺、甯將軍和部分隨行人員住在謝家，另一些隨行人員則分住各長老家。說來有趣，我名義上是謝家大小姐，可是還真沒住過謝家的房子呢！正好趁此機會瞧一瞧這個家到底是富有到甚麼程度。

「王爺、甯將軍，您們的駕臨，實在是讓寒舍蓬蓽生輝。」謝老爹雖是商人，到底是見過世面，遇到這些大人

物絲毫沒有扭捏作態的樣子，村長應該也願意安排王爺住在謝家吧？

接著謝老爹介紹家人給我們：「草民妻子已歿，這位是小女謝心妮。」

咦？柳夫人是正妻，她歿了之後章姨娘沒有扶正啊？謝老爹還算有良心。

王爺、甯將軍都是重要人物，謝老爹親自帶他們到二個分開的大院落裡，彼此之間隔著一座曲橋。我和懷安算是隨從吧？我們兩人共用一個院落裡的兩個房間，帶我們來的丫環還燒了熱水泡了茶。

「希正，」懷安喜歡喊我這個名字，「這是妳原來住的院落耶！分配給我的房間就是妳原來的臥房，妳想不想睡妳自己那個臥房？」

「好啊！好啊！我們換房間睡。剛剛沒吃飽，等會兒到我的臥房去吃消夜。」我拿出馬車裡公主為我準備還沒吃完的零食，就著熱茶邊吃邊聊。

「希正，我覺得好害怕，今晚吃飯我是和二小姐同桌。」懷安悄悄地說。

「她認出你了嗎？」我擔心地問，雖然我幫懷安化了妝，可是真沒把握小妮看不看得出來。

懷安搖搖頭，「我不知道，她在席上說說笑笑，八面玲瓏的樣子，我從頭到尾都沒說話，所以她對我也沒特別注意。妳想我們要不要和王爺說一聲啊？」

我聳聳肩，「外面這麼黑，我根本分不清東南西北，到哪裡去找他們？」

擔心也沒用，我安慰懷安也說服自己，沒人看得出我們。吃光零食後，我再三囑咐懷安，今晚睡覺時關好門窗，明天一大早就來敲我房門，我們一起去找乾爹他們。

我們低估章姨娘了，我自以為毫無破綻的男子裝扮，在王爺與村長寒暄時，即使我躲在甯將軍側後方，還是被她盯住了。我事後想想，才知我忘了將我的柳眉畫成毛毛蟲眉毛，雖然著男裝，顯然輪廓沒有多大變化；反而是我為懷安化的妝太美了，他又不說話，所以席上沒人發現他是男子。

懷安回房後，我先略為洗漱，再將紅木椅子頂住房門，每個窗戶都確定上鎖後，才上床睡覺。對於明天可能的結果，心中不緊張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輾轉反側了一個小時，我還是清醒著。突然窗外傳來有人走動的聲音，而且還有低低的說話聲，我摸黑靠在窗邊偷聽。

「娘，妳確定甯將軍旁邊那個是小妍？」好像是小妮的聲音。

「沒錯！看到甯將軍進來，我想和他打個招呼，可是他竟然根本無視我，我正在生氣時，發現他旁邊那個少年好面熟，細看了才知就是我們謝家的大小姐。」章姨娘？

「我以為那是個男人！」

傳來章姨娘的笑聲，「她以為假扮成男人我就看不出來？也不知道當時她是怎麼從海上逃出的。」

「妳知道她住哪個房間？」

「我讓春梅把她帶到以前的客房，那裏有個窗戶壞了不能鎖，等一下讓阿良爬進去，把她綁起來。趁今晚沒有月色，我們帶她到海邊，我就不信這次淹不死她。」

「娘，我有點害怕。」

「怕甚麼？明天她沒出現，王爺還能審出甚麼名堂來？等確定她死後，將來謝家的財產都是妳的了。」

「不知道她睡著沒有？」

章姨娘的聲音帶著得意：「我讓阿良燒了蒙汗香，現在恐怕睡得和死豬沒兩樣。」

這對母女太惡毒了！一直想置我於死地，不但想讓小妮嫁給甯將軍，甚至圖謀整個謝家的財產。唉呀！我和懷安換了房間，現在睡在客房的是懷安，聽她們的言語，他現在恐怕已被迷倒昏睡不醒了。

就算現在外面伸手不見五指，她們看不清楚而抓錯人，我也不能眼睜睜看著懷安淹死在海裡，我得想辦法救他。可是現在外面漆黑，也聽不到別的人聲，我如何呼救呢？

忽然靈光一現，想起懷安曾提到這個時代對鬼神的敬畏，也許我可以利用這種敬畏心嚇走她們。公主曾說我和柳夫人年輕時長得很像，如果柳夫人真的是她們所害，我裝成柳夫人的鬼魂倒是可以嚇唬一下。而且她們以為手裡抓到的是我本尊，必不會想到這個鬼會是我假扮的，只會猜是柳夫人回來索命。

時間緊迫，我立刻動手打扮，道具不難，脫了天藍色的外衣，我裡面的中衣就是一身白。我拿香粉將自己塗成大白臉，用黛筆在眼眶周圍畫了兩個大黑眼圈，並將嘴唇也塗得黑黑的，最後拆掉髮髻讓頭髮披散下來，加上我扮男子時穿的黑色布面鞋，從銅鏡反映出來的影像還真的嚇人。

遠處傳來腳步聲及輕輕的說話聲，應該是她們已將昏迷的懷安綁好了吧？我深吸一口氣，輕開房門站在門口，讓我房內的微弱燭光從我身後透出來，背光的我應該看起來更像死去的柳夫人吧？

章姨娘和小妮首先從客房躡手躡腳地走出來，手中提著一個燈籠，另有一名二十來歲穿小廝服裝的男子背著一個麻袋走在後面。

「你～們～要～將～我～的～女～兒～帶～到～哪～裡～去？」我對著那三人發出緩慢、單調、無起伏的聲音。

三人頓然呆住，小妮雙腳一軟跌坐到地上，背麻袋的小廝手一鬆，麻袋重重摔到地上，章姨娘張口結舌指著我說不出話來。

「啊～～～」小廝突然發出怪聲從我前面衝了出去。

章姨娘緩緩跪了下去，嚇得直哆嗦，「姊姊，不是我、不是我，是他們。」不知她到底在說甚麼，誰是他們？

「娘！」突然小妮尖叫一聲，「妳不要賴我，我都聽妳的，照妳的吩咐做的。」

章姨娘臉色發青嚇得開始流淚，「姊姊，我、我錯了，妳不要殺我。」

「為～甚～麼？」我不清楚柳夫人是不是也是被她所害，只好含糊地問。

章姨娘邊哭邊說：「姊姊，我甚麼都不如妳，老爺雖然被迫納了我，可是一顆心始終在妳身上，我不甘心哪！」

「為～甚～麼？」不知該問甚麼，我還是含糊地說同樣的話。

章姨娘哀怨地哭訴：「只有妳死了，我才有機會當家；可是我失算了，害死了妳根本沒用。就算妳走了那麼多年，老爺也不把我扶正，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。」

果然柳夫人就是她害死的。

「為～甚～麼？」我大概是最沒創意的女演員，沒有劇本可參考，我還是說同樣的詞。章姨娘可能真的嚇壞了，沒發現這個鬼前後不停重複說這三個字。

章姨娘自己招供：「有小妍在，小妮除了嫁妝甚麼也得不到，只是庶女的身分，也找不到好婆家；只有小妍死了，她才有希望頂替小妍嫁到甯家。」

我正要第四次說「為什麼」時，突然有幾個明亮的火把湧入。我瞇著眼看過去，王爺等人都來了，馮將軍走到麻袋旁蹲下，將仍在昏迷的懷安抱了出來。甯將軍快步來到我身邊，兩眼直直盯著裝鬼的我。

「呃，將軍，我的臉上有蟲子嗎？」我的鬼臉很可怕嗎？

甯將軍竟然沒有形象地指著我哈哈大笑，太傷人感情了，等一下我要到乾爹前面告狀，把他發配到邊疆牧羊。

十二、沉冤得雪

王爺讓侍衛們將章姨娘和小妮分別關回她們自己的屋裡，再找一個侍衛去請謝老爹後，帶著甯將軍和我到他的屋子裡。

「展鵬，還是你來將這件事解釋一下好了，你看小妍滿頭霧水急得抓耳撓腮的樣子，如果再不說清楚，我義女要發狂了。」王爺笑著對大家說。

乾爹怎麼這樣說我呢？好像在形容一隻猴子。

甯將軍就是那隻大鵬，笑呵呵地走近我，「小妍，我們大夥兒得謝謝妳，如果不是妳裝鬼嚇人，讓章姨娘嚇得說實話，我們還真不容易拿到她的口供呢！」

原來甯將軍三弟小虎先來龍家村通知時，順便知會了村長儘量安排王爺等住在謝府，甯將軍也表明想到謝大小姐所居之地懷念。對於這合理的請求，村長和謝老爹欣然同意，所以王爺大部分的隨行人員包括我們都住到了謝老爹家。

王爺的計畫是讓武功高強的甯將軍和隨行侍衛，於夜間到謝府各處查看，看看是否能尋到章姨娘謀財害命的蛛絲馬跡。這些身穿黑色夜行衣的搜查小隊待命在王爺的院落，沒想到甯將軍發現我們這個院落有動靜，潛行到附近時抓到逃跑的小廝，問出原因後本立刻要來營救我，看到我正在演出「冤鬼出怨氣」行動劇，他們決定看完好戲再登場，沒想到會聽到章姨娘的自白。

我咬牙切齒地問道：「我演的戲好看嗎？」想到我那可怕的尊容被那麼多人看到，我就想找個地洞鑽進去。

王爺笑著說：「本王真的要感謝小妍的表演，不然明早要花很多的功夫審問那些人，看他們在那裏睜眼說瞎話也累人。」

這時王爺的隨從之一進來報告：「王爺，謝老爺來了。」

王爺還沒說話，謝老爹急匆匆地走進來，顯然他是睡夢中被人喊醒，穿在外面的長袍的扣子都沒扣好。

謝老爹衝到我眼前，「小妍？妳是小妍？妳回來了？」

沒等我說話，謝老爹竟然哭起來了，「他們說是姨娘害死了妳娘，竟然還想害妳，我對不起妳們母女。」

我抱著謝老爹，哽咽著說：「爹，沒事了，娘在天之靈可以安息了。喔！對了，我們還得謝謝王爺為我娘申冤。」

謝老爹現在才發現王爺等坐在廳上，趕忙向王爺行禮，王爺請隨從扶起了謝老爹。

我向謝老爹說明這件陷害的經過，「懷安是冤枉的，章姨娘手上有蒙汗藥，我懷疑是她迷昏了懷安和我，這中間的經過明早讓章姨娘自己說。沉海後懷安救了我，帶我到村尾和馮將軍與奶娘碰面」

我指著馮將軍對謝老爹說：「如果不是馮將軍全力護我，即使我沒在海裡喪命，也會被追兵砍死。」

謝老爹激動地抓住馮將軍的膀子說：「老馮，喔，不！馮將軍，謝謝你救了我家小妍。」

我再向王爺一福，「王爺是小妍的義父，整件事能水落石出都是義父的功勞。」

王爺笑著對謝老爹說：「如果不是你們家大小姐讓本王吃了一頓好料理，本王還沒想到幫柳夫人洗清冤枉呢！」

「小妍？小妍會做菜？」謝老爹驚訝地看著我。

我不好意思地說：「這個以後再說。這麼晚了，大家都該就寢了，明天還有很多事要做呢！」

「對了，懷安沒大礙吧？好好的一個孩子，差點就被害死了。」謝老爹感慨地說。

我搖搖頭，「只是被迷倒，睡一覺就好了。對了，我記得你好像已經將他的賣身契還他了對不對？他現在是馮將軍的義子，改名馮懷安了。」

謝老爹惋惜地說：「我膝下無子，本也想收懷安為義子，為我們謝家開枝散葉。」

我差點笑出來，懷安是天殘，還開枝散葉呢！謝老爹打錯算盤了。

王爺本想翌日利用村裡集會用的場所審問章姨娘等人，務必要將所有相關的涉案人都繩之以法；沒想到當晚章

姨娘就在自己房裡上吊身亡了。消息傳來後，大鵬和謝老爹在書房與王爺談了很久，最後王爺只讓侍衛將村長以及三位長老帶到謝老爹的書房。我反正閒著沒事，就躲到窗下偷聽。

「村長、諸位長老，雖然陷害柳夫人及謝大小姐的凶手並不是各位，但是在還未查明事實之前，各位就決定執行沉海極刑，到底是枉顧了人命，雖然謝大小姐被救回來了，但是柳夫人的冤枉各位怎麼說？殺人可是要償命的啊！」

王爺的重話嚇壞了這些頑固的老頭，每個人都忙不迭地磕頭，一時之間哭喊饒命之聲不斷。

對於長老們的求饒，王爺趁機教育了一番，等長老們指天發誓立刻革除這個陋習後，王爺才讓他們回去。不過，王爺還做了一件讓我感動的事，他要村長和所有長老在兩天後的清晨，召集全村的居民為柳夫人辦法事，並要求當時參與沉海的人都必須在柳夫人靈前叩首懺悔。

「小妍？」謝老爹出現在我身後。

糟糕！偷聽被逮到，我訕訕地離開窗邊，「爹，我只是想知道王爺他們怎麼處理。」

謝老爹憐惜地看著我，「小妍，既然事情都水落石出了，妳也不用遠離家鄉了，妳甚麼時候搬回家來住？」

「呃，這個嘛，公主想為我和大鵬辦喜事，我得和大鵬談談。」我還有餐飲事業要照顧呢，不想老死在這個閉塞的村莊，遂採用了「拖字訣」。

謝老爹吃驚地看著我，我摸摸頭左右看看，沒甚麼蟲子呀！不過我可不敢將我對大鵬說的話奉送給謝老爹。

謝老爹輕咳了一下，「妳一個女孩家，怎麼說這種話？妳不覺得害臊嗎？」

啊？這有甚麼好害臊的？女主角不就是我嗎？

謝老爹露出恨女不成鳳的表情，「婚姻大事由父母決定，妳一個女孩家還自己去和夫家談，這個、這個…」謝老爹說不下去了。

「好啦，爹，我還不是隨便說說嘛！都聽你的，都聽你的。」我趕快安撫謝老爹的心臟，「前幾天我們到公主家，公主說等這件事辦好後，讓我過去陪她住幾天。我想我先去住幾天好了，如果她要談甚麼，或是老王妃想要談甚麼，我讓她們和你談好不好？」

謝老爹神情鬱鬱，「我長年在外奔波，賺了這些產業有甚麼用？妳娘再也不會回來了，我心頭真恨我自己。我希望在妳出閣前，能和妳享受父女天倫之樂。」

「好、好、好。」我真怕謝老爹哭起來，趕快答應他。

其實謝老爹還很年輕，最多四十一、二歲，這種年紀的大叔還是可以續弦不是嗎？要我和一個不大熟的大叔困在這個村子裡，我真的沒辦法；唯有藉公主或大鵰之名逃離這裡，回到朱仙鎮經營我的連鎖餐廳才是正經事。

事實上這件陷害案還是有很多疑點沒有澄清，例如蒙汗藥是誰提供的？當天的假人證有哪些人？這個村莊是不是有惡勢力？章姨娘的娘家是不是地痞流氓？小妮在這個事件中扮甚麼角色？一大堆問題都沒解開，可是王爺該準備回皇城了，大鵰也不想在這兒久留。對於我來說，被害死的是以前的謝心妍不是我，我幫她伸了冤也沒甚麼好留戀了。所以在龍家村辦了柳夫人的法事後，我以陪公主為藉口，向謝老爹辭行。

離開龍家村的前一晚，宗親們在謝氏祠堂擺了香案，我向雲王爺正式磕了幾個響頭，定了我們義父女的名分。乾爹表示待他回皇城後稟明皇上，要給我一個頭銜，還要安排我去皇城一趟，向乾爹的王妃、側王妃等請安，我再次磕頭謝謝王爺。不過，我私下關心的還是我的餐飲事業，那些頭銜甚麼的，換成銀子倒是不錯！

「回來了，我的媳婦回來了！」剛走進大鵰家，公主就像紅蝴蝶般遠遠地向我奔來，又像第一次見面一樣雙臂箍得我快不能呼吸了。

大鵰急得將公主和我拉開來，「娘，妳不要這樣亂喊，謝小姐會害羞的。」

看到大鵰黑裡帶紅的臉，我忍不住笑了起來，「就是說說而已，有甚麼好害羞的？」

公主拉著我，邊走邊說：「就是！就是！說說有甚麼關係？父子兩個一模樣，真沒趣！」

我回頭看大鵰，堂堂一個雄赳赳的將軍，被他母親整得無可奈何的樣子實在讓人同情。

公主早從回府的下人中得知龍家村的一切，她很高興閨密柳夫人的冤仇得報，現在她最想知道的是甯將軍是否和我可以早日成婚。

「公主，我很高興做您的媳婦兒，可是我現在有份事業在朱仙鎮，我捨不得放棄。如果我成親了，我的飯館就得頂讓給別人了，我捨不得耶！」我為難地說。

公主若有所思地看著我，天哪！他們母子怎麼都有這個習慣呀？我正在考慮是否說出我臉上有蟲子的問題時，公主的話讓我嚇了一跳。

「真巧！我年輕時也想經營個酒樓麵館之類的，可是妳知道，身為皇家人就是有諸多不便，讓我引以為憾。」公主突然附在我耳邊，「妳帶我去看看妳的飯館如何？」

我不知公主如何說服老王爺、老王妃以及駙馬的，在王府住了十日後，公主和我隨同甯將軍一起出發去朱仙鎮。乾爹雲王爺比我們早三天離開的，他需要回皇城向皇上報到，馮將軍並未同行，他請王爺代為謝謝皇上的美意，他現在熱衷於餐飲事業，無意回到軍旅生涯。

其實從公主的一舉一動就可以看出她的特異之處，可是當時我一心一意想著我的餐廳，沒有更深一層琢磨。有時想想，我還真是遲鈍啊！

十三、喜逢同鄉

我急著回去是怕我的餐廳被小黑和老疤搞砸了，甯將軍也急著回去是怕他的軍營翻天覆地了，即使公主想要一路上慢行遊山玩水，馮將軍還是帶著大家趕路。

我和公主同坐一部馬車，侍女們另外坐兩部馬車，男人都是騎馬。公主到底是金枝玉葉，老王爺派出的明衛不下三十個，公主自己還有私人暗衛隊，名為「七星衛」。我對公主有一股說不出的熟悉感，至於是甚麼樣的感覺呢？沒辦法具體地描述出來。

公主一行人將下榻在御賜的公主府邸，她邀約我一同住，我至今仍是單身，結婚前就住進夫家，不知傳統保守的大鵬會不會覺得怪怪的。聽說先皇的其他女兒都沒有御賜府邸，公主之所以與別人不同，除了因為她是長公主外，當年皇上登基據說是公主大力促成的。

我撩起馬車上的竹簾看了看，「公主，過了這個彎道，就快到朱仙鎮了。」

突然汗血寶馬進入我的視野，原來是甯將軍騎到馬車的窗邊。

甯將軍低頭對著車內說：「娘，前面就是朱仙鎮了。馮將軍說浩然餐廳的餐點都準備妥當了，大夥兒就在那兒吃晚餐。府邸已經請人打掃好了，吃完回去就有熱水等著您了。」

離家一個多月，不知我們的餐廳現況如何，我不在店裡，這個月的加碼菜只能重複做炸雞排了。

馬車停了下來，有侍女為我們掀開簾子，轉身要放腳凳讓我們下車時，公主靈巧一跳就站在地上了，我接著也是一跳出了馬車。我抬頭看大鵬，他一臉的無奈樣，真精彩！

「哇！哇靠！」

我心中一驚，四處找說話的人，天哪！是公主！怎麼她說的話…

「門口還貼了歡迎海報耶！」公主瞇著眼睛看著上面的字。

不但有海報，餐館大門旁還擺了幾盆鮮豔的月季花，門楣上則掛了一條帶流蘇的紅布條。看來即使我不在餐廳，小黑也清楚該怎麼做了。

公主領頭走入餐廳，今天的布置其實和那天王爺洗塵宴是同樣的擺設，主桌仍然位在較遠的獨立空間；但是公主不跟著小衛子走向主桌，反而在自助餐的拿菜區參觀。

「哇！自助餐耶！這不是大餅包小餅嗎？還有這個，雖然沒有粉圓，可是怎麼看都是珍珠奶茶嘛！」公主說完，猛然一回頭，「誰的點子？」

這時如果我還不確定公主是何方人物，那麼我就是真正的傻子了，在大夥兒被問得呆若木雞的時候，我走向公主。

我低聲在公主耳邊說：「我們來自同一個時代，今晚我們秉燭夜談，現在先不要嚇到別人。」

公主看我一眼，接著哈哈大笑，「這個餐廳我喜歡，大家坐下用餐吧！」

公主看起來真是興奮極了，她不等著吃專人送上來主桌的精緻飲食，反而跑到拿菜區自己挑喜歡吃的菜。公主來來去去，那些侍衛們見怪不怪，甚至還和公主討論吃的心得，我的心裡比任何人都高興，有個家鄉人，我再也不是孤單的未來人了。

當晚沐浴過後，我和公主躺在她的大床上聊天。

「小妍，妳以前叫甚麼名字？」公主問我。

「馮希正。」說完，我的心裡有點感傷，不知我的家人對於我的死亡接受了沒有。

「啊？」公主轉頭側身對著我，「我還以為妳是為了做事方便才跟馮將軍的姓呢！妳是怎麼來的？」

我將夜店的慘劇簡述了一遍並反問公主：「妳呢？」

公主目瞪口呆地看著我，「我也是在那裡往生的呀！我是那家夜店的經理，當時未婚夫來找我拿結婚喜帖的樣式，沒想到有支火把從屋外丟進來，正好丟在我身上，我瞬間著火，我是被活活燒死的，比妳慘多了！」

兩人同時落淚唏噓了半天，我覺得奇怪問道：「妳說妳來了很久，怎麼我們同時掛掉卻又不同時穿越呢？」

公主聳聳肩，「誰知道？我穿越到瓊玉公主身上二十多年了，這輩子已經過了一半了，妳怎麼現在才來？」

這是個無解題。

「我是穿越到被勒死的謝心妍身上，妳穿越的時候瓊玉公主也是在瀕死狀態下嗎？」我問。

公主回答：「昏迷中！被有心人下的毒。在這個時代很容易就被人毒

死，大多是善妒的女人幹的。其實在我穿越前，公主四年內就已經被暗殺未遂十次，每個月都有人下毒，還好飲食前，宮女們會以銀針測試，還有人幫忙試吃，不然早掛了。我倒是很想找出我穿越時的那次中毒是誰幹的，我一直不知是誰下的手。」

我問道：「妳在這個時代習慣嗎？駙馬對妳好不好？」

公主得意地說：「我對駙馬說，他敢拈花惹草，我就紅杏出牆；他敢逛窯子，我就養小王。我也是個善妒的女人。」

我和公主相視大笑。

公主正經地對我說：「妳放心，大鵬不會納妾，這是我從他小時候就灌輸的理念。我和柳夫人幫妳和大鵬訂了娃娃親，大鵬懂事後很反對，他說將妳當妹妹看待，不過，那是以前的小妍，我感覺這次他對妳有不同的感受了，也許妳的穿越是因為妳就是他的真命天女吧！」

我為難地說：「可是我現在不想結婚耶！我還想開連鎖餐飲店呢！」

公主笑著說：「記得我對妳說過我想開酒樓嗎？那是我以前的願望，所以我才會在夜店當經理增加經驗，沒想到慘死飲恨。現在既然妳來了，我們一起來經營如何？大鵬想結婚，讓他等等吧！」

我聽了好興奮，「現在已經農曆十月下旬，據說再半個多月就會開始下雪，也許以後的加碼菜可以增加薑母鴨、羊肉爐、麻油雞等，讓妳也回味回味家鄉味。」

「太棒了！我現在光是想想就巴不得立刻起而力行。」公主似乎已經摩拳擦掌迫不及待了。

我提醒公主：「大鵬和王府那裡，由妳去溝通吧？就算我心理年齡已經21歲，我也不想這麼早結婚。」

公主強勢地說：「大鵬由我來搞定，老王妃那裡就由駙馬去溝通吧！我只要對駙馬說妳被沉過海，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，需要時間慢慢治療就可以了。」

我驚訝地問：「駙馬懂得甚麼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？他知道如何解釋給老王妃聽？」

「我只負責向他解釋那個病症，至於怎麼對他娘解釋是他的問題！」公主耍賴的個性顯露出來了。

我問道：「妳覺得我們可以爭取多少時間經營事業？」

公主笑著說：「在這個時代，我們大鵰的身分要結婚不簡單，皇上是他舅舅、母親是公主、祖父是王爺，走完三書六禮所有程序至少一年。當年我和駙馬結婚從皇上賜婚開始，納采、問名、納吉等，到最後真正迎親嫁娶，花了一年多。所以我們就做我們的生意，等老王爺他們等不及時再來走程序，這樣我們還可以玩個一、二年。」

公主拍拍我的手，「就算妳和我家大鵰結婚了，我們婆媳還是可以繼續創業啊！」

我突然有個想法：「甯將軍小名大鵰，妳是從金庸小說獲得的靈感嗎？」

公主哈哈大笑，「射鵰英雄傳裡的郭靖，彎弓射大鵰嘛！」

我也哈哈大笑，「我看到他的坐騎，想的也是郭靖的汗血寶馬呀！」

天意！這絕對是天意！兩個同時代的女人，在不同的時間來到這裡，竟然心意如此相通，天意啊！

公主是個急性子的人，她說想從事餐飲業，翌日就立刻要我和馮將軍談開分店事宜。其實我只是想要有個事業來經營，開什麼店倒不講究，辦個補習班也可接受；公主在前世就有經營夜店的經驗，這也是她的愛好，那麼就讓我們開疆闢土大展鴻圖吧！

～完～

夏至

詹鴻銘

時空美里驕陽照
柳青窈窕映永清
垂蔭影動南風起
一夏荷塘花綾嬌

▼圖：李瑞男攝

梅雨季節

林家斌

梅枝結果纍纍垂
雨絲纏綿密密陪
季風溫柔徐徐來
節氣分明年年隨